

渔湾书

○ 范墩子

小火车轧断夏日残余的尾巴时，稻田被迎面而来的光切成两半，一半被幽暗的地气笼罩，一半还跃动着火苗。这时，农人起身朝我们看来，他的面孔在这个午后显得格外深邃，没有人能够猜透他此时的心思。树下觅食的朱鹮突然飞起，在山下盘旋了一圈后，消失在无垠的绿里。显然，那绿正在酝酿着一场衰败，植物们率先向田野告别，被惊起的雉鸡连连尖叫，试图将破碎的美梦重新唤醒，可已经来不及了，远山已然挪走了它的背影。

对待生活，我常有叛逆之心，总想着挣脱现实的裹挟，洞悉生命朴素的真与美。可结果呢？除了满身的伤疤，还曾获得了什么？只有在山间，才能够感知到自我的存在。小火车上的我，困惑重重，仿佛从遥远的过往驶来，童年还是那般绚烂明晰，需要一次冒险吗？需要偏离既定的轨道吗？听着水稻在风中摩擦的声响，我想起头次来这里，还是雨天，水雾弥漫，风是湿漉漉的，山也披着蓑衣，房屋的白墙上满是草木的絮语。我并没有挽留住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此地的阳光映亮了我的心，山风拂走了我部分的怅惘，让我明白，我不仅仅是生活的臣民，还是太阳和大自然的孩子。

你看，那一茬又一茬的水稻、

一片又一片的树林，无不在感慨着时间的残酷，无不在同季节玩着古老的游戏。现实的真相是不能直视的。那些在水面上闪耀的残阳，那些藏于桥下的鸭群，那些被薄暮掩埋的泉水，无不在袒露着寂寞的心事，此时此刻，它们的心事不就是我的心事吗？

年初，我表弟和大学要好的同学相继因病离世。很长时间，我处于难以忍受的悲痛里。我在想，这个世界为何如此残酷？我跑去问风，风只是在吹；我跑去问树，树只是在风里摇曳；我跑去问树梢的鸟，鸟什么都没有说，就飞走了。小火车即将停下，消失的朱鹮还会回来吗？还有多少悲伤的事在等待我的应答？日光多么绚烂呀，绚烂得我根本无法睁开双眼。

如果你要问，写作于我意味着什么，我会回答：我在寻找不同的自我。有灵魂湿漉漉的我，有被噩梦侵袭的我，有渴望消失的我，也有被大雨困在傍晚时分的我。尽管写作如此重要，可我仍将自然带给我的感受视为精神世界最空灵的鸣音。每次进山，或走进乡野，总能感受到大地温热的心跳，疲惫的身体会重新苏醒，那抑制不住的喜悦会久久地在体内鼓荡。

一生做一个以语言解读生命的行者，足矣。

诗 歌 苑

王久辛诗选

○ 王久辛

甜美永远在

只要女儿在。静就永远在  
静是甜的。所以经过的风就是甜的。还有经过的阳光也是甜的。包括晚上经过的月亮。也必须是甜的  
所有这一切的前提是只要女儿在。世界就都是静  
地板是静。桌子椅子是静  
静是美的。所以一切都必须静  
必须美。书架是静  
书架及书架上插的书就都美。镜框里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更美  
静美高洁。内外纤尘不染  
上下安详纯净。包括左右前后。统统都美  
美得细细的甜。甜得细细的美  
交织着细细的甜和美  
都静。所以都甜都美  
这一切的前提是只要女儿在。这一切就都是甜美的。我当然更甜美  
包括世间万事万物都甜美  
只要女儿在。甜美就永远在

顺其自然就好

无须忍让。顺其自然就好

把世事看个清楚  
就退一步。如果有人推你上去上就好了。上边风光无限  
也过早地暴露了目标  
所以上还是不上。要评估一下

如果有人拽你下来。要谢谢他  
谢谢他帮你。躲过了一劫  
谢谢他帮你。看透了人心  
尤其要谢谢他。帮你挡了子弹  
让你看清了上边的表演  
所以一切的一切。  
顺其自然就好

眼看狗要上树

眼看狗要上树  
我还以为猫在坏笑呢  
它扎着势子往树上蹿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我高看了狗的自知之明  
后来。我沉默。我忍耐  
我厌恶至极。直至此时此刻  
才发现:我对世界是包容高看的  
包括对人和万事万物  
都是高看。包容的  
继而还发现:越是如此克制到后来。我就越显得越是怒不可遏。真是不值得狗的德性。能好到什么地方呢

哭泣的老牛

○ 朱 鸿

老牛完全缄默了！它垂下头，静静地抽噎，任泪水无声无息地流淌。凄怆的夕阳覆盖了少陵原，它的红光也轻柔地拂在老牛的脸上，我看到老牛的泪水竟是晶莹的，美若珍珠。

周边的嫩草，消失在辽阔的散发着地气、杂花和渐渐成熟的玉米与谷子芳香的少陵原上。遗憾的是，万物之灵并没有给老牛以回应。

实际上，大家的心皆是彷徨的，且是忐忑的。几个农民的鼻尖满是汗水，还反复揉搓着自己的指节。四个知识青年也是抓耳挠腮，踱来踱去。大家注意到，老牛的声音慢慢地弱下去了，这既由于沮丧，也由于疲惫。它窝在墓穴的半空，难受之至。它身体的任何部位挪一下、拧一下，都会使它继续下沉。

张裕出现以后，老牛才又嚎叫起来。它望着急急火火向大家呐喊的张裕，一声紧似一声地呼唤着。它圆圆的眼睛一直盯着张裕，仿佛知道唯张裕会诚意救它，且有能力救它。张裕义愤地质问为什么没有及时告诉他，为什么不寻找绳子吊起老牛。他剃得发青的光头，流淌着绿豆大、黄豆大和豌豆大的汗水。终于，他从大家迟疑和怪诞的神情看出了问题。他痛心疾首地哭了，并骂了起来。他扬着鞭子，唾沫四溅地骂道：

“你们是想它的肉啊！这头老牛跟我八年了，它没有吃过好的饲料，它一直吃的是干草，只在田里吃几口嫩草！生产队把好的饲料都喂给骡子了，喂给马了。它们都是牲口，公平吗？老牛拉车、犁地、种麦、播谷，它什么活没有干？你们不觉得它可怜啊！我的老牛呀，你咋掉到这里了？我是看见你太苦太累，才放了你的啊！是我害了你！他们盼你死啊！他们盼你死啊！”

张裕老人的声音沙哑且干枯，大家无言以对，不过他们仍然未救老牛。尽管我厌恶他们，然而又暗中愿他们如此，我想的是，如果他们捞出老牛，肉就没有了。

张裕的斥责，猛然勾起了老牛的辛酸，它一下闭上了嘴。泪水涌满了老牛的眼眶，猛地一眨，泪水便流淌而下。见老牛哭了，四个知识青年忽然面露忧戚之色，似乎在迅速进行思考。我以为他们要改变主意，然而终于什么也没有发生。张裕老人走了，报告队长去了。我和我的几个伙伴觉得害怕，便站在远处，想走开，又想知道结果。

四个知识青年彼此交换了几个眼色，便开始绕着古墓转圈。那个白脸竟偷偷从老牛的背后狠踢土块，土块飞过，滚了下去，砸在老牛的脊梁上了。接着，其他三个知识青年也踢土块砸老牛。他们要趁队长没有派劳力之前，弄死老牛。

我这样猜测的时候，老牛猝然扬起脖颈向我打量，并左顾右盼，观察大家。刹那之间，它使出五脏六腑的力量放声痛哭，泪水就瀑布般地倾泻了。但老牛

的泪水并没有阻止那几个要弄死它的知识青年，反之，他们加紧了行动。

老牛完全缄默了！它垂下头，静静地抽噎，任泪水无声无息地流淌。凄怆的夕阳覆盖了少陵原，它的红光也轻柔地拂在老牛的脸上，我看到老牛的泪水竟是晶莹的，美若珍珠。

奇怪的是，张裕根本没有让队长派劳力过来救牛。他走了以后便消失了，也许是要回避架在墓穴中的老牛。

那个白脸，显然不满意几个农民，嫌他们没有行动。白脸还吆喝我和我的几个伙伴拿土块向老牛扔，我拒绝了，向后退了几步。我的几个伙伴，也都后退了。

用土块当武器的几个人，彼此互不相视，互不搭腔，只是专注地丢着大大小小的土块。他们的神情阴郁且狰狞，这是我以往没有见过的。老牛仍在抽噎，它谁也不看，唯按自己摔在墓穴的姿态向前望着。夕阳西下，村子、树木和庄稼的影子，皆穿过红黄兼染的斜晖在大地上延伸。

老牛凄厉的号呜遽然撕裂了天地之间的静穆，宇宙仿佛也失去了它固有的平衡。三声急切的哀鸣之后，老牛安静下去了，然而这是一种令人悸骇的安静，往往预示着不祥。一阵踢踏之声隐隐传来，接着，墓穴上空便飘浮了一些土壤的粉粒和嫩草的碎屑。夕阳迟迟，光照尘埃。死一般的沉寂，我想，老牛死了！若老牛没有死，他们会住手吗？

牛是不能打滚的动物，过分的摇撼，将摧毁它的内脏，并致其死地。一头老牛掉进墓穴，遂臀部朝下，头部扬起，这种硬使它直立的动作，只能牺牲它。

老牛被剥了皮，在古墓旁边被剥成大大小小的肉块，分给了生产队的社员。云遮蔽了天空，夜晚变成了黑暗的夜晚，没有月光，没有灯光。男男女女拿着盆子，悄悄地来，悄悄地去，一个人也没有落落地分得了属于自己的肉块。张裕和队长是最后拿到肉块的，他们难免羞涩且忸怩。躲在一棵白杨树的后面，我看到了他们。

那个夜晚，村子无处不飘荡着肉香，每一座瓦屋和每一个茅舍都散发着肉香。所有的人都感到解馋，觉得幸福。

哭泣的老牛终于走过我懵懂的少年进入了 我沉思的青年的梦中，它呜咽的泪水涟涟的样子，让我觉察到它对人类的愤怒和指责，以及深刻的鄙视、强烈的憎恨。向老牛道歉吗？也许我缺乏道歉的资格。我身上有一个地方长着老牛的肉，十二岁，我吃过它。

人类的成长是建立在剥夺和奴役其他动物之上的，问题是，难道人类因为有智慧，就应该这样做吗？我常常感到鹰捕兔子的凶狠、猫抓老鼠的残忍，然而比起其他动物，人类真是要凶狠得多、残忍得多。然而人类的凶狠和残忍，总能被人类的聪明所掩盖。人类善于研究出堂皇的理由，为自己的暴力开脱罪责。

当我如此考虑的时候，我明白了一种长期压迫我的恐惧，这就是：我待在家里，坐在办公室，走在街上，总感到害怕。我缺乏一种安全感，人类没给我安全感。

尽管如此，我还会诚恳地向老牛忏悔，并想请这头哭泣的老牛告诉所有的动物，人类的文明是以野蛮为基础的，没有办法。

咖不理，皮皮便用头顶撞，步步紧逼，硬是将咖咖拱下床。几次较量下来，咖咖只得夜宿地面自己的猫窝。

皮皮最独特的“疯狂”，在于它敢争敢闹、执拗直白的性子，它从不委屈自己、压抑情绪，这也是恬淡佛系的咖咖最为欠缺的特质。皮皮求抱时，不管主人身着多少衣服，马上用爪子往主人身上抓，甚至跳到主人怀里，俨然把主人当作了猫抓柱，妻子因此被它抓得遍体鳞伤。如果不理它，便仰起小巧的脸庞，发出清亮嗔怒的叫声，一声声婉转执拗，像是认真抗议、直白控诉；还用清澈的大眼睛热切地盯着你，直到你妥协抱起它。

咖咖想卧在我膝上，皮皮马上横身挡住；咖咖仗着块头大，挥掌将它打翻在地，皮皮爬起身来，并不甘心地张牙舞爪，直冲过去，和咖咖缠斗在一起，遍体鳞伤也不退缩。咖咖终于倦了，转而寻一个安静地方静卧。皮皮乘机踞于我膝，身上皮肤伤痕犹在，却得意扬扬。夜里的“战事”更加频繁，皮皮最爱搂着妻子脖子睡觉，咖咖偶尔耐不住寂寞，刚跳上床，皮皮立刻暴起，弓背炸毛，厉声驱赶。咖



墨耘·曾广闲文专栏

财喜也疯狂（5）

○ 墨 耘

争宠是皮皮“疯狂”的第三宗“罪”。家有二猫，一静一动，本应相安无事。奈何皮皮天生一副霸道的性子，偏要与咖咖争个高下。于是，这争宠的伎俩便成了家常便饭。细数起来，桩桩件件，令人捧腹。